

随笔苑



流年记

引风纳凉话蒲扇

张发山

“有风它不动，一动就生风，若要它不动，除非起秋风。”这则老掉牙的谜语，三岁孩子都会猜。

没错，是扇子。扇子是人们夏日引风纳凉的神器。扇子最早是谁发明的，无从查考了，但按人类的本能，估计在原始社会应该就有雏形，不过那时拿的应该是树叶及禽羽之类的东西。后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制造工具的能力越来越强，扇子的种类开始繁多，其功能不仅可以消暑，还可当作艺术品，从而显示执扇者的身份地位。诸如什么折扇、团扇、绢扇、羽毛扇、芭蕉扇、檀香扇、象牙扇、舞蹈扇、魔术扇、工艺装饰扇、纪念扇等。但在坊间，最受人们钟爱的，依然是蒲葵树叶做的蒲扇，既环保，又经济。君不见，夏日的夜晚，村中心广场的矮墙上，纳凉的人们各执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摇来了清风，驱走了蚊虫，也摇走了盛夏的酷热与疲惫。

扇子的起源，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称为翼(shà)扇，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不过，它不是用来纳凉的，而是一种礼仪工具。这种仪仗用的长柄扇在唐代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以及宋代壁画中都可见到。古装剧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帝王端坐中央，旁边有两个宫女拿着“扇子”在背后交叉。所以说，翼扇是封建帝王用以障尘蔽日，显示威严的象征。

古时的扇子，多是竹编的，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当然，达官贵人、小姐丫鬟们还会买些绢帛制成团扇，摇起来也轻松自如；如果有文人墨客在扇面上写诗作画，无形中提高了档次，还别有一番情趣。

但笔者更看好的是蒲扇，因为它是我国先民对蒲葵植物充分利用的杰作。蒲葵树属棕榈科，叶子很大，叶茎很长，轮廓呈扇形，叶脉从叶柄开始呈辐射状，延伸至叶缘，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把天然的扇子。人们在加工成品时，可根据大小、需要，任意设计成圆形、桃形或方形。为使蒲扇摇起来受力均匀，千变万化，不能偏离叶柄的中心，否则，就会“剑走偏锋”。

蒲扇进入寻常百姓家，少说也有2000多年了。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意思是说，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有个被罢职的同乡来看望他，谢安问带了多少积蓄？同乡答：“有五万把蒲葵扇。”谢安随手拿了一把。京城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看见后，居然以执扇为美，纷纷效仿。于是，建康（现南京市）城内，“洛阳纸贵”，谢安同乡的五万把蒲扇很快销售一空。

蒲扇俗称芭蕉扇。《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八仙过海》中汉钟离的芭蕉扇，实际都是蒲扇的一种，只不过已经做过变形处理了，而电视连续剧《济公》的主题歌：“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那把扇子，绝对是破蒲扇了。

清代以后，蒲扇已成为民间夏日拂暑之必需品。清初有《雍正耕织图》，画中雍正皇帝一身农民装束，手中拿着一把蒲扇，显示关心农耕的亲民色彩。图中还有边摇蒲扇炭火边擦汗的老妇人，还有腰插蒲扇在插秧耕作的老农。蒲扇在民间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蒲扇的摇动是一种需要手指、腕和肩部关节、肌肉协调配合的上肢运动。盛夏时节，老年人左右手轮换摇扇，正是锻炼上肢、关节、肌肉的好机会，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蒲扇是纯天然环保绿色产品，亦是夏季物美价廉的畅销商品。历史尽管步入高科技时代，然而，户外纳凉，总不能人人都背着电风扇和高档空调吧？更何况，蒲扇用途多多，可扇风、可遮阳、可驱蚊、可挡雨……即使扇子破损了，主人亦不舍得丢弃，用于扇火生煤炉，同样毫不逊色。

这么说，你是否也喜欢上了蒲扇？

假日垂钓

吴刚

休假期间，百无聊赖，本想翻翻文学书籍，充实一下愚木的大脑，忽然想起前几天逛南北长山大桥时，看到副桥上有许多垂钓的人，个个收获颇丰。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试试手气，说不定……

垂钓的第一步是挖海蚯蚓（长岛方言叫“蛆芯”），驾车穿过南北长山大桥，来到北长山一侧的北城海滩。嘿，挖海蚯蚓的人还真不少，人们拿着挖泥沙的小铁铲，专注地在有沙石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挖着，生怕铲断细长的蚯蚓，每挖到一条蚯蚓，人们就用铲子向沙石深处狠劲地铲一下，而海蚯蚓则拼命地往沙石深处钻，细长的身子宛如一条游动的小蛇，抓起来滑溜溜的拿不住。假如不小心将海蚯蚓拦腰斩断，那也不要紧，海蚯蚓还能活，身子还在不断地蠕动。用海蚯蚓做鱼饵，那可是鱼儿粉红色的诱惑，也是垂钓人的抢手货。很幸运，一会儿的工夫，我就挖了大半桶海蚯蚓，兴冲冲地向桥对岸的副桥赶去。

来到副桥上，垂钓的人还真不少。有坐着马扎喝着茶水悠闲垂钓的老人；有职业垂钓的，他们拿着一挂挂的渔具，长长的鱼竿一字排列，像高射炮一样直指苍穹，细细的鱼线若隐若现，钓鱼人紧盯着鱼竿最上面一节和鱼线，观察着它们的细微变化，眼睛盯着海上的鱼漂是否被拉紧，判断鱼儿是否上钩，一旦认定鱼儿咬钩，就果断地摇起滑轮线圈，往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儿就悬在半空。钓鱼人面前放着盛鱼的大桶，里面已装了很多钓上来的鱼，有半斤以上的黑鱼、半大的海鲈，还有几条牙片鱼；最远处，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钓鱼技术高超，长长的鱼竿甩得像套马圈一样，将鱼线甩得老远，鱼儿就像是他家养的，一下钩就咬。我好奇地上前，和老大爷攀谈起来。老大爷告诉我，他们是沈阳的钓鱼爱好者，利用假期到长岛游玩，住在亲戚家，顺便钓钓鱼。他指给我看他下的蟹笼，嘿，不但鱼钓了好多，4个蟹笼也爬进去不少螃蟹。我心里很羡慕这对老夫妇。在垂钓的人中，还有许多游客，每当钓起一条鱼，就会响起阵阵笑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

选好位置，我也开始垂钓，先把手把线固定在桥上，在二套渔具上挂好鱼饵。因为要钓黑鱼，我将滑轮上的线放到底，然后静静地观察鱼线的变化，体会鱼竿是否有拽的感觉，还不时地提提鱼线，感觉沉沉的，就赶紧收竿，结果无功而返。好几次，鱼钩上的鱼饵被狡猾的鱼给吃了，几经周折，才勉强钓上2条2两多重的黑鱼。出师不利，我赶忙找原因，通过看海况、量水深，找到了“失利”的原因，一是我已深入副桥中央，水比较深，而我的鱼钩较小，又用海蚯蚓做鱼饵，所以钓不上大鱼。二是鱼钩，要钓大鱼，必须用大钩。还有就是潮流问题，鱼儿最愿意在涨潮时咬钩，现在还未开始涨潮。于是，我改变策略，从钓鱼工具箱中拿了4把大钩麻利地换上，同时拿出从家中冰箱带来的海兔挂到鱼钩上，开始新一轮的垂钓。

时间过得飞快，接近上午11点了，这时我的鱼桶里，已装有六七条半大黑鱼，还有一条片口鱼，此时我注意到海面开始涨潮，鱼儿上钩的速度明显加快。忽然，我感觉手一沉，手里的鱼竿差点脱落：“啊，一条大鱼！我一阵激动，顿时精神抖擞。拽了拽鱼线，感觉这条鱼的个头不小，我没有贸然摇动滑轮，而是把鱼线放了放，慢慢地遛鱼，鱼线随着鱼转圈，一圈、二圈……足足遛了三四分钟，我感觉鱼的力道减弱了不少，就试着开始摇动滑轮，一条硕大的鱼被我拽出水面，打眼一瞧，嚯，是牙片鱼，足有二三斤！我非常高兴，慢慢地向上拖着这条鱼，不敢太过用力，生怕拽断鱼线。此时，大鱼也在不停地挣扎，试图咬断鱼线回归大海，就在大鱼将要咬断鱼线的刹那间，我拿出准备好的鱼兜，将鱼兜上了桥面。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鱼钩从大鱼的嘴里拽出，双手抱起这条大鱼放进了桶里。我被这小小的成功激励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新的垂钓。这时，我固定在桥上的手把线，鱼线开始抖动，而且力度不小，我料到这又是一条大鱼，钓上来一看，是一条够斤的小嘴鱼……

时值正午，钓鱼的人已走了好多，我看了看一上午的劳动成果，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踌躇满志地踏上回家的路。

诗歌港

黄昏

彭贤春

从天空走下来，站在山顶
手挽一片橘色彩霞

大夫河安静了，仰起绯红的脸
羞涩的眉弯顿现惬意
和鱼儿亲昵着，暗送秋波

草木镀上炫目的金环，左顾右盼
鸟鸣落在花环上
林间随之响起天籁般告白

荷塘里，花朵像披着婚纱的新娘
脉脉含情
把一片真心献给同生同长的伴侣

四野收敛，天幕渐渐挂上云端
一天的光景，在我的日子里
卸下匆忙和劳苦的面具

暮鼓赶来了，拖走最后一抹晚霞
山顶空了，时光暗了
我生命的灯，将又一次点亮

思念

刘吉训

清晨
烟雾已散
却看不到
母亲忙碌的身影
黄昏
鸡鸣回栏
却听不到
母亲深情的呼唤

夜晚
梦中的小油灯
依然昏暗
却见不到
母亲缝衣补袜的笑脸

风儿
是隔世的邮差
来来往往
却捎不去
我幽幽的思念

晴朗的星空
是醉人的梦园
空空旷旷
却难让母亲
款款走进我的梦幻

待秋风千里

战军

微风透过窗户有别样的动感
天赐的旋律不花我一文钱
浸泡在三伏天谁说不幸福
水龙头流出的也是爱意无限

走出房间享一份岁月娴静
夹道边总有老人在摇着蒲扇
他们欣赏完了朝霞又拥抱晚景
高楼上工人舞动的身影
黧黑的皮肤在与秋风争时间

秋风千里落下的是红叶香艳
红叶下是汗水汇聚的清泉细涓
那是工人们精雕过的象牙塔
象牙塔排列着时光书写的不朽华篇